

杏花淚

李久澤著

杏

花

淚

李久澤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書號：滬 443 (04—22)

杏 花 淚

---

著 者：李 久 澤

出版者：華東人民出版社  
上海新鄉路一號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 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新 華 印 刷 廠  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---

(滬工)1—5,000

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



這是民國年間的事，是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三月的事。

三月的天，是多麼暖和啊！劉二虎那大果樹園裏，那一行行的杏樹，都爭開着茂盛的花，噴吐着甜美的香氣。蜜蜂兒嗡嗡的飛來採蜜，小孩子們光了屁股，嘻嘻哈哈地圍着打轉轉。

在這大果樹園的東南角上，走過兩條胡同，有兩間單門獨戶的破草房。破草房很矮，很小，老遠的看去，像座狗窩。門是用柳條和木條紮成，就是當地叫作門柵欄子的。佃戶老趙一家大小就住在這裏。

這天，吃罷早飯，老趙自己扛起鋤頭上地去了，留下他的兒子發財在家歇一天。發財跟爹幹三四天了，累了。老趙很疼愛發財，他常常想起：自己是過五十往六十上數的人了，絕後了半輩子，才有這麼個『老生子』兒，窮家人養活個

孩子又不容易……想到這些，沒等吃飽飯，老趙就對發財說：『歇一天吧，發財。』他摸摸發財的小光頭，又揉了揉發財那小手上因鏟地而磨起來的小水泡，還囑咐了女人一些話，才上地去。

發財自然挺高興。吃完飯，把一隻老母雞從窩裏放出來，餵了點食。娘還要他揀揀小蘭從地裏挖來的小苦菜，可是發財不願意，不知有啥鬼東西吸住他，在家呆不住了，偷偷地溜了出來。

他順着一股小道往北走，往西拐了兩個彎，在十字路口停下了。他想找幾個孩子打打瓦，可是四外一看，沒有一個人影子。於是就嘍着嘴，低着頭，沿着牆根『彳亍』『彳亍』的又往北走。走着，走着，猛然間『汪！汪！汪！』，一隻大黃狗衝着他跑來，差點嚇他一個後仰砲。小傢伙挺機靈，拾了塊磚頭照着黃狗投去，正打中黃狗的腦門蓋，大黃狗吱吱吱的夾起尾巴跑了。發財心裏一樂呵，這時他那小鼻孔眼裏，不知從那裏就颳進了一股子香氣。兩手急忙揉揉鼻子，使勁聞了兩下，香氣就越來越濃啦。抬頭一看，呀！是到了劉二虎的大果樹園跟

前了。這可喜煞啦！兩隻小手立時攀上了園牆，睜大的眼睛也不夠使的了。像看萬花筒一樣：那杏花開成了一個蛋蛋。紅的呀！白的呀！大紅的呀！呀！呀！……小眼睛一眨，彷彿那花蛋蛋上長出又圓又綠的葉子來了。在那密密層層的葉子下，不是還結着楞大的杏嗎？他小心眼裏樂的開了花。兩手一按，肩膀一聳，小貓兒似的爬上了園牆。

他拿定主意，折一枝杏花。

他想起，每年一看見這些樹上結的那大杏子，就饞的嘴裏流酸水，跑到家裏叫爹爹給買個吃，可是爹沒錢，一次也沒給買！他想自己折一枝杏花，拿回家裏栽上，每天提一小桶水澆澆，再把老母雞的糞上上，等兩年不也就長成一棵大樹嗎？長成一棵大樹，結着大紅杏，一都魯（註），一都魯的……兩手一舞乍，屁股就重重地摔進園子裏的地上啦。他顧不得疼，連忙跑到一棵杏樹前，折了一大

（註）一都魯：即幾顆杏子結在一起的意思。



枝杏花，順着原道跑回來。仰頭一看，媽噲！牆頭比外邊高出了半截，——外邊地勢高，他還忘了是踩着石墩爬上來的哩！急的他東走走，西走走，好不容易找了幾塊碎磚頭，墊着腳，把杏花插在背後。手腳蹬擦了半天，爬上牆頭，又轉過頭來，臉朝裏，慢慢的往下溜。兩隻光腳蹬蹬擦擦的懸空在牆外。可是，當他那小眼睛的視線，一接觸到對面果園門口的時候，就驀地看見劉二虎那根油黑墨亮的粗棍子朝他揮舞着。

『好雜種王八羔子！』

像被突如其來的雷聲一驚嚇，發財滾下牆頭去了。

劉二虎是南皮縣的一隻虎。他有錢有勢，遠處近處都知道他的厲害。不用說別的，光他這金龍村的樣式，就夠人瞧的。

這金龍村四面，不管你從那面向村當中看去，都是越往裏頭越高，越往邊上越矮。原來，村當中都是『一窩劉』劉二虎家的三層樓和大瓦房。緊靠着這些樓瓦房，向四外伸展去的，是一排一排的佃戶房子，這些房子是越往邊上的越矮。聽說這是有來由的。在早，劉二虎的老爺爺們未到這莊以前，這莊子是個七八十戶的小村。都是些窮家小戶住在這裏。後來劉二虎的老爺爺們，聽『風水先生』說，這塊地方『風水』好，莊北那古松林裏，有一條金龍在漫空盤旋，將來會真龍出現，子子孫孫福祿壽，劉家這才搬來，並把這個莊子改名爲金龍村。劉家搬來以後，就大興土木，趕走了莊當中的窮家小戶，蓋起了樓瓦房。劉家家大業大，不



幾年，他的佃戶，大小種地戶子搬來的也就越來越多。可是，從那也就立下了個規矩：凡是佃戶房子，都得圍繞着劉家的樓瓦房往四外蓋，而且得越蓋越矮。晚來的佃戶，就只得在莊邊上搭兩間狗窩大小的草棚子。就是你能巴結着蓋兩間高些的房子，那也是不許可的事。老財主會說你破了他的『風水』，冲了他的莊運，叫你拔鍋揭蓆（註）滾蛋。直到現在，劉二虎每逢清明節孝敬他老祖宗的時候，還禱告着：老人家給造福，金龍村的樣式好，像一座金山，金龍村的金龍快出現了。

劉家是個大戶，早先和南皮張狀元府裏的名聲並駕齊驅。劉二虎的老爺爺們得過進士，中過翰林，掛過千頃牌。金龍劉有三十多個佃戶莊子，有上萬的佃戶。有錢，有勢，還有一套祖傳的治家之道，這就是殘酷的剝削方法。佃戶是年年欠劉家的租。『還不清，走不動』上萬的佃戶，拴在金龍劉的土地上。金龍劉還有

（註）拔鍋揭蓆：就是說佃戶因交不上租或得罪了地主，全家被地主趕走。

『金龍衙門』，他私立公堂，可以任意處治『不法』的佃戶。這些，在當地流傳着一首歌：

南皮張來金龍劉，

千頃汙的萬頃湖。

東有翰林院，

西有狀元府。

有錢又有勢，

誰敢不低頭。

金龍劉一隻虎，

哭喪棒提在手。

大種小種半種地，（註一）

對半分糧清明租。(註二)

金龍衙門賽官府，

那管佃戶甘和苦。

劉二虎的厲害少有，他的相貌也不可多見。一個方瓜腦瓜，一臉的橫肉，還有一個沒有鬍子的，都是些紅窩窩的紅下頰。他除了繼承着他老祖的治家之道，殘酷的剝削佃戶之外，這塊廢物還有一手特出的『創造』，這就是他有一根油黑墨亮的哭喪棒。——按劉二虎的尊稱叫『文明杖』，小佃戶們給他送一個雅號叫

(註一) 大種地小種地和半種地：劉二虎向外租地分三類：租種十畝到二十畝地的叫『小種地』；租種二十畝到五十畝的叫『半種地』；租種五十畝到一百畝的叫『大種地』。劉二虎所以要這樣分法，是爲了便於撥工。大種地和半種地的一撥工就是全套的：人、牲口、車輻、傢俱。小種地撥得少些。

(註二) 清明租：也叫押租，就是每年一開春的時候，交上一定的租子才能種地。



『哭喪棒』。原來，大清家一倒，中華民國一成立，劉二虎進京逛了一趟回來，他除了盤起辮子，拔掉了嘴上的鬍子之外，於是右手裏便提起了一根上端有着彎鈎的黑棒子來，這可成了劉二虎的貼身法寶，不論吃飯睡覺都離不了。劉二虎這一鬧『文明』不要緊，可苦了小佃戶。交不齊租子，少上了工，見面忘了叫聲『二爺』，劉二虎添了小少爺沒有送一份禮等等，都得挨這哭喪棒的一頓臭打。可是，小小的發財竟敢折了劉二虎的杏花，那怎麼得了。

### 三

發財當場被扣了，老趙也被拖到劉二虎家來。

劉二虎的大屁股坐在轉圈椅子裏，塞的椅子吱吱的直響。牛眼珠子一瞪，喝道：

『你這老不死的東西，養這小王八羔子敢糟踢你爺爺的杏花，簡直是反了！』  
老趙央求着：

『二爺，饒他吧！下回他再不敢……』

『憑你這些兔崽子，混賬王八蛋，就敢折你爺爺的杏花，沒王法啦！』劉二虎氣越來越粗，紅下頰氣成紫色的啦，哭喪棒朝老趙父子揚着：『今天你就在我面前，把這小雜種給我打，打死他！』劉二虎把大屁股移動了一下，就命令劉小五上馬棚裏去拿皮鞭子。

老趙兩腿顫抖起來，軟癱在地上。小發財畏畏縮縮蜷曲在爹的屁股後頭。老趙苦苦地哀求：

『二爺，可憐可憐他吧！他小，不懂事呀！』

『小？再大了，就反啦！』劉二虎吼着。

小五拿了皮鞭子來，往老趙臉前一扔，看看劉二虎的眼色，狗仗狗勢的：

『快打，快打，惹煩了二爺，連你這塊老骨頭也餓了狗！』

發財的小臉嚇的焦黃，沒有一點血色。小眼睛偷偷的瞅着劉二虎的哭喪棒。

老趙心裏如刀割：不打吧，這堂塘不過去，打吧，……他沒敢再想下去，老淚在他深皺的臉上流成了河。

『打不打？』劉二虎等得不耐煩了：『你這老雜種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頭頂我的，腳踩我的，就敢不服你爺爺管教了？』

老趙沒有立刻執行他的命令，可氣惱了劉二虎。你看他頓屁股，瞪眼睛，搗棒子，擺出了他的『王法』來：



『好，你不打，我叫你這窩子立時再給我拔鍋揭蓆滾蛋！』

『二爺，我打，打……』

老趙從夢裏驚醒，一聽見拔鍋揭蓆，就糊裏糊塗的應承了。老趙是經着過拔鍋揭蓆的滋味的，民國十八年，因為沒交上清明租，不是拔鍋揭蓆被趕走，地也被劉二虎抽去了嗎？下關東沒盤費，要飯吧，一家人跑一天也要不飽，餓了四五天，老趙左思右想，覺着離了土地總是沒活路，才忍心把大閨女小霜賣給人家，又託人求情，給劉二虎送禮，拿了雙份清明租，才又回到金龍村來。

『二爺，小雜種該打，二爺願意怎麼打怎麼打吧！』

那轉圈椅子像開了彈簧，劉二虎『蹦』的一下跳了起來：

『嘿，你這賤骨頭叫你爺爺打，不怕污了你爺爺的銀杖？』

老趙哆嗦成一團，緊緊的抱着發財的小光頭。在劉二虎的逼迫下，老趙無可奈何地，輕輕地打着發財。一面打着，一面哭。老趙的眼淚滴溼了發財的小光頭，流到發財的眼角裏。父子眼淚一線穿，滴到劉二虎的方磚上。

『饒他吧！二爺，這回他准記住啦！』

『我記住哩！』小發財哭喊着。

劉二虎不把佃戶當人看，親骨肉相打，他還是氣不消：

『這不是叫你給他搔癢癢，你不狠打，我一棍子叫你小雜種見閻王！』說着，劉二虎舉起了哭喪棒。老趙眼前一陣火花，昏倒了。

『豬養的你豬疼，你狗養的狗疼！』劉二虎狼一樣的吼着。掄起哭喪棒照着小發財沒頭沒腦的『唧唧唧！』一連打了十多棒子，打的發財哭叫連天，打的發財皮開肉綻，腦袋成了一個血葫蘆……

『爹呀！兄弟呀……』

劉二虎一停下哭喪棒，這時從大門裏跑進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來，一頭撲在老趙和發財的身上喊着，哭着。

『哎，哎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』劉二虎瞪圓了眼珠子。

劉小五說：『是這個老東西的臭丫頭！』

『小五，快趕他們走。』

可是，當小蘭抱着發財一抬起頭來的時候，劉二虎立時抬起大屁股，不眨眼的瞅着，嘖嘖不休：

『嘿，糞坑裏的鮮花！鮮花！鮮花……』